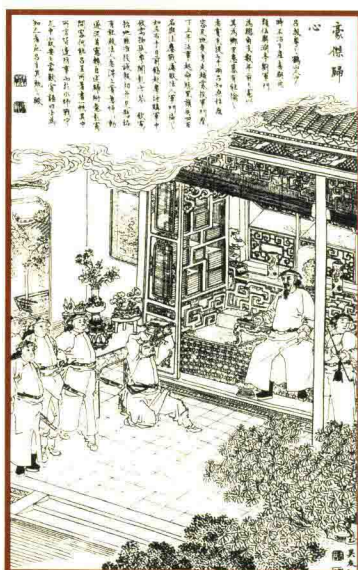


點石齋畫報

乙集

豪杰归心



点校版

开启晚清新闻画时代，催生同期百种画报。妙笔东西合璧，刻绘万象新奇。四千余美图，珍藏民族不屈挺进之历史，堪称探索中华文化绵延新变之密钥。

清·吴友如 主编

吴友如 周慕桥 何元俊 等 绘画
武建宇 张少雄 点校

點石齋畫報

乙集

豪杰归心



点校版

清·吴友如 主编

吴友如 周慕桥 何元俊 等 绘画

武建宇 张少雄 点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豪杰归心 / (清) 吴友如主编; 武建宇, 张少雄点校.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4

(点石斋画报: 点校版. 乙集)

ISBN 978-7-5205-0280-1

I. ①豪… II. ①吴… ②武… ③张… III. ①版画—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①J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4984 号

策 划: 金 硕

责任编辑: 李军政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7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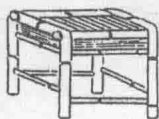
定 价: 3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录

点石斋画报
(乙集)



刘帅殪虎	一	得虎失马	二五
万寿盛典	二	超度孤魂	二六
法犯马江	三	落花流水	二七
伸冤遇拐	四	存问邻交	二八
日人送葬	五	赏恤将士	二九
医院被窃	六	西商集议	三〇
卜人受诳	七	死有余辜	三一
睹匪闹事	八	悍妇倾家	三二
幻术窃财	九	勒丐当差	三三
狎妓忘亲	一〇	西女受惊	三四
刺血请援	一一	捉人酿祸	三五
局赌害人	一二	六根未净	三六
法人弃尸	一三	豪杰归心	三七
逃犯正法	一四	兔置中林	三八
尼发僧奸	一五	法酋孤拔	三九
操演技勇	一六	返魂无术	四〇
行尸厌胜	一七	侯相出京	四一
父代子责	一八	江干试炮	四二
仿佛鲸鲵	一九	破案述奇	四三
恭邸养痾	二〇	设局骗财	四四
乃见狂且	二一	溺女宜拯	四五
五世同堂	二二	教士受诳	四六
基隆再捷	二三	台军大捷	四七
和尚冶游	二四	古迹云亡	四八

缙紫复见	四九
江州坍陷	五〇
不容逼处	五一
采办公绣	五二
入土为安	五三
觅死甚奇	五四
贼有义气	五五
泉法示众	五六
西藏人贡	五七
爱民如子	五八
妇弃其夫	五九
财色涎人	六〇
无耻之尤	六一
恶妇游街	六二
同室操戈	六三
协济军需	六四
练军入海	六五
以迎王师	六六
别有洞天	六七
西人赛船	六八
大闹妓院	六九
不认亲母	七〇
藏娇不易	七一
尼庵被盗	七二
侯相述梦	七三
大赉贡使	七四
过门大嚼	七五
闹房涉讼	七六
水路保甲	七七
天缘暗合	七八

醋溜黄鱼	七九
佛门罪人	八〇
左道惑人	八一
临流设奠	八二
普天同庆	八三
日之方中	八四
为龙之光	八五
博士肇事	八六
取与皆非	八七
大破象阵	八八
土地娶媳	八九
误认桃源	九〇
着手成春	九一
日使宴宾	九二
人面蜘蛛	九三
无赖兵官	九四
领事捉赌	九五
致祭海神	九六
宦舟被劫	九七
棉衣助赈	九八
瞽秃争财	九九
断案奇闻	一〇〇
九重高拱	一〇一
高丽钱禁	一〇二
尝鼎一脔	一〇三
薙洗野猪	一〇四
西兵会操	一〇五
杀狐取祸	一〇六
薄俗宜惩	一〇七
逸盗当兵	一〇八

劉帥殪虎

淵亭劉帥倡義越南與法人
為難二年以來法人詬為天人
聞其名而夢魂驚望其旗而心胆
落神出鬼沒之計
奔雷掣電之師各報
言之詳矣乃五月上瀚由
營回保勝途遇猛虎時
從者僅兩人一負刀一
荷鎗淵亭亦徒步
行從者以鎗擊虎不中
淵亭奪鎗一發而殪此
豈足以彰威武哉然而
淵亭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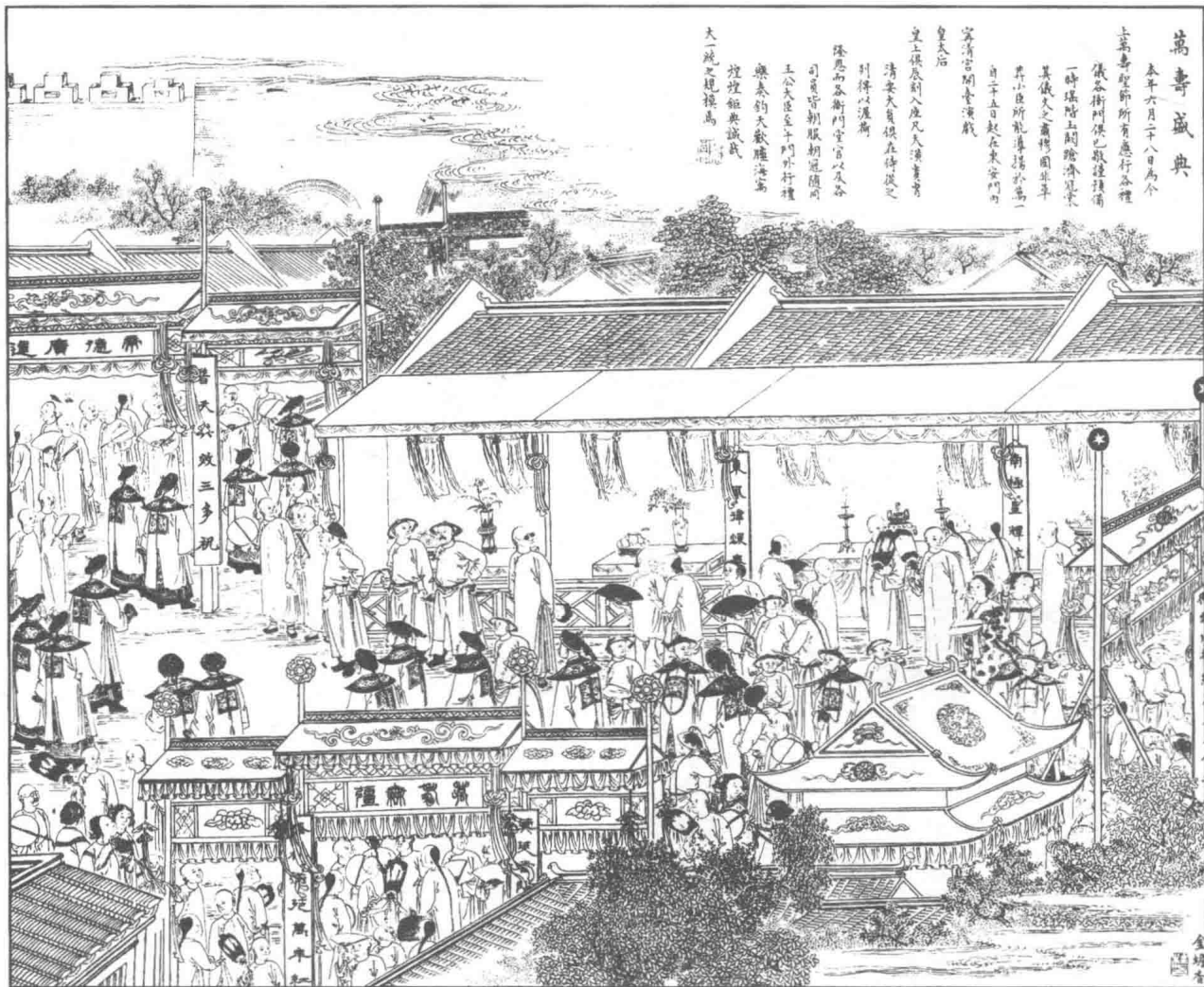
吳山吳
續

刘帅殪虎

渊亭刘帅，倡义越南与法人为难。二年以来法人詬为天人，闻其名而梦魂惊，望其旗而心胆落。神出鬼没之计，奔雷掣电之师，各报言之详矣。乃五月上瀚，由营回保胜途遇猛虎。时从者仅两人，一负刀一荷枪，渊亭亦徒步行。从者以枪击虎，不中；渊亭夺枪，一发而殪。此岂足以彰威武哉！然而渊亭传矣。

萬壽盛典

本年六月二十八日為今
上萬壽聖節所有應行各禮
儀各衙門俱已敬謹預備
一時瑶階玉闕踰濟冠裳
其儀文之肅穆固非草
莽小臣所能導揚於萬一
自二十五日起在東安門內
寧清宮開台演戲
皇太后
皇上俱辰刻入座凡天潢貴胄
清要大員俱在侍從之
列得以渥荷隆恩
降恩而各衙門堂官以及各
司員皆朝服朝冠隨同
王公大臣至午門外行禮
樂奏鈞天歡騰海宇
煌煌鉅典誠哉大一統之規模焉
金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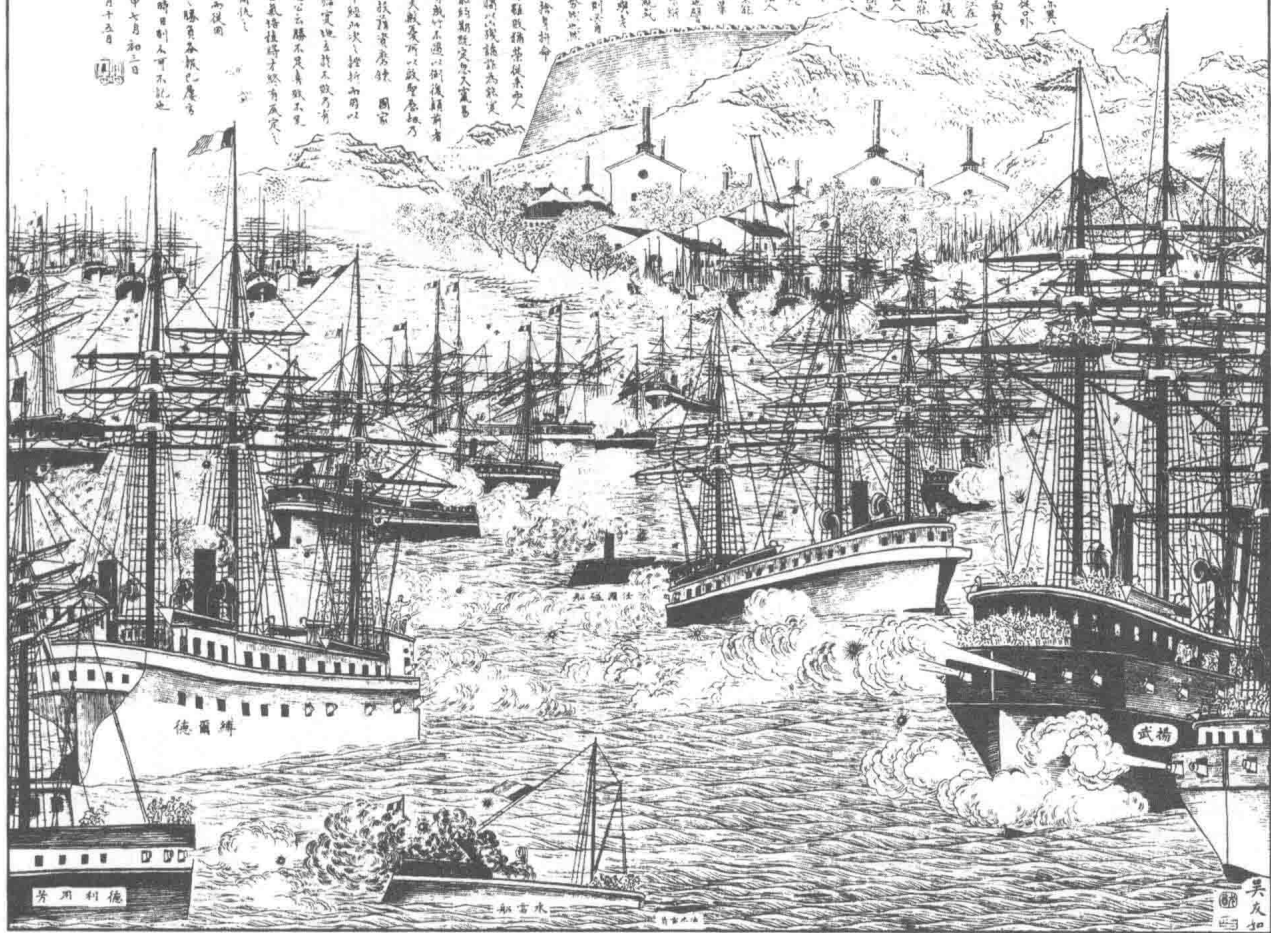


万寿盛典

本年六月二十八日为今上万寿圣节，所有应行，各礼仪、各衙门俱已敬谨预备。一时瑶阶玉阙、踰济冠裳，其仪文之肃穆固非草莽小臣所能导扬于万一。自二十五日起，在东安门内宁清宫开台演戏，皇太后、皇上俱辰刻入座，凡天潢贵胄、清要大员俱在侍从之列，得以渥荷隆恩。而各衙门堂官以及各司员皆朝服朝冠，随同王公大臣至午门外行礼。乐奏钧天，欢腾海宇，煌煌鉅典，诚哉大一统之规模焉！

法犯馬江

時局不同，戰事亦異。從前西人犯境，均從口外攻擊，我兵專注一面，較易為力。此次法人入馬江，在和戰未定之時，和議一日未曾決裂，即不能堵塞口岸，攔人出入，蓋緣牽涉各國也。而法人即投間抵隙，深入而盤踞之。苟我華人俱曾經過海戰者，乘此法人輕入重地，能進而不能退，必殲無疑。無如華軍皆初次觀場也，譬如童子應試，筆下縱極矯健，將來造就或未可量，而驟令與老作家抗衡高下，則必自知其弗如，蓋理勢然也。然而如揚武師船之舍身拼命，絕不畏懼退却，雖敗猶榮。從來西人素重信義，而法獨以凶殘謫詐為能，實貽歐洲各國之耻。約期既定，忽又窺易，意其胸中早有成竹，不過以倒後顛前者炫亂我軍心耳。夫殷憂所以啟聖，歷劫乃能成材，艱巨之投，藉資磨練。國家方欲籌立海軍，經此次之挫折，而因以籌日後之腳踏實地，立于不敗乃有把握。昔胡文忠公云：“勝不足喜，敗不足憂。”只求振作士氣，培植將才，終有底定之一日。又況故仇同仇之義憤，環薄海而從同哉！至于戰陣之勝負，各報已屢言之，不必贅述，而時日則不可不記也。馬江戰于甲申七月初三日，基隆戰于六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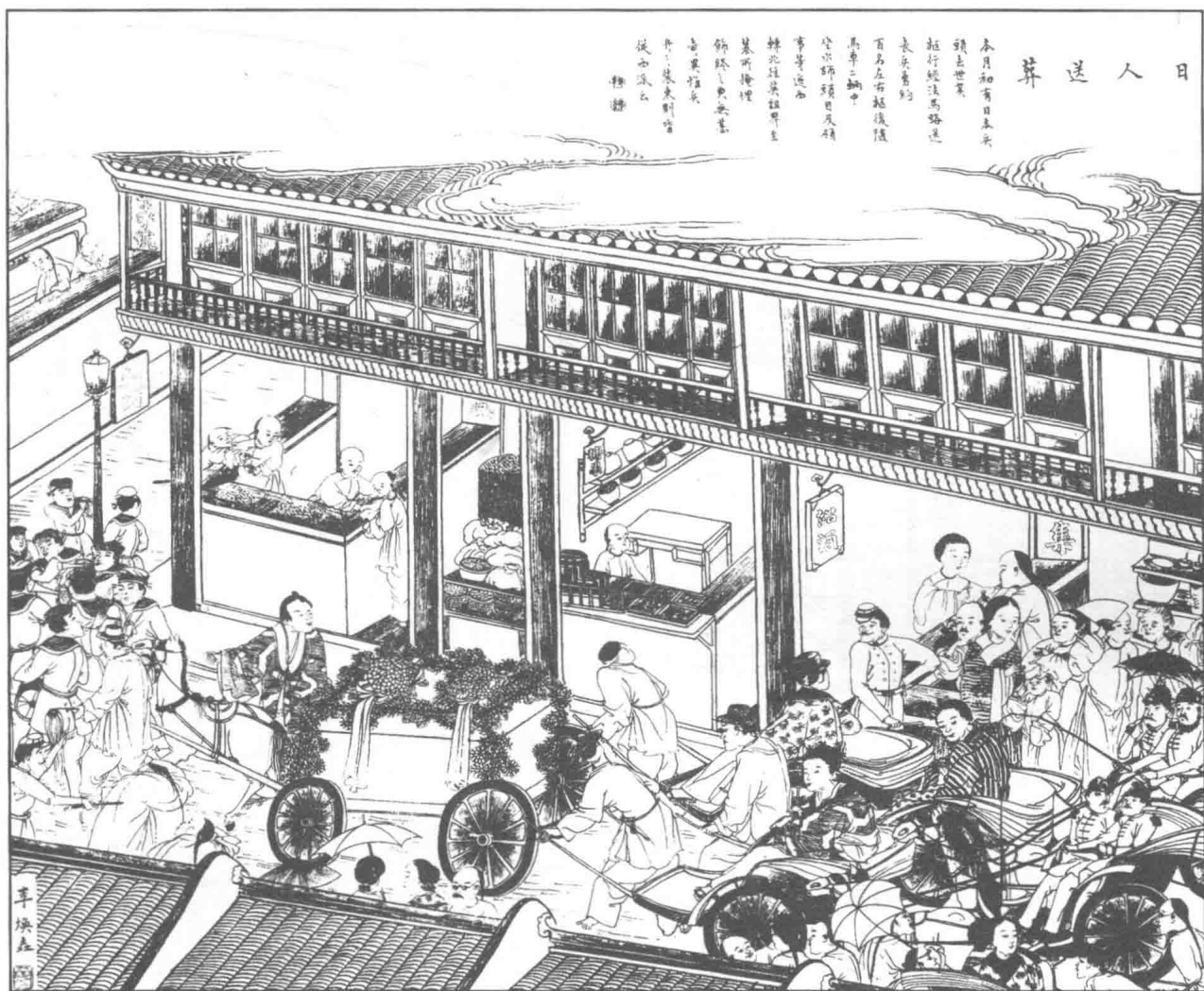
法犯馬江

時局不同，戰事亦異。從前西人犯境，均從口外攻擊，我兵專注一面，較易為力。此次法人入馬江，在和戰未定之時，和議一日未曾決裂，即不能堵塞口岸，攔人出入，蓋緣牽涉各國也。而法人即投間抵隙，深入而盤踞之。苟我華人俱曾經過海戰者，乘此法人輕入重地，能進而不能退，必殲無疑。無如華軍皆初次觀場也，譬如童子應試，筆下縱極矯健，將來造就或未可量，而驟令與老作家抗衡高下，則必自知其弗如，蓋理勢然也。然而如揚武師船之舍身拼命，絕不畏懼退却，雖敗猶榮。從來西人素重信義，而法獨以凶殘謫詐為能，實貽歐洲各國之耻。約期既定，忽又窺易，意其胸中早有成竹，不過以倒後顛前者炫亂我軍心耳。夫殷憂所以啟聖，歷劫乃能成材，艱巨之投，藉資磨練。國家方欲籌立海軍，經此次之挫折，而因以籌日後之腳踏實地，立于不敗乃有把握。昔胡文忠公云：“勝不足喜，敗不足憂。”只求振作士氣，培植將才，終有底定之一日。又況故仇同仇之義憤，環薄海而從同哉！至于戰陣之勝負，各報已屢言之，不必贅述，而時日則不可不記也。馬江戰于甲申七月初三日，基隆戰于六月十五日。



伸冤遇拐

鄂省孝感县前年有侄毆叔毙一案，至今凶手监禁未正典刑。尸妻氏李近闻钦宪到鄂，欲往伸雪。货田于族，怀银抵省，请人作状词，诣钦轅。无奈地处森严，不准擅入，自朝至暮，进退维谷。忽来二人问氏何为，氏以情告。二人请阅状词毕，谓之曰：“是不能准也。”氏以雪冤心切，还叩所以。曰：“离此四十里有某翰林者，素仗义，惯代人雪不平，同往求之事无不谐。”氏以道远为嫌，曰：“但求昭雪勿虑途长，况只一苇可达邪！”妇惑之，是夜，借宿于二人相识之成衣铺。翌晨，二人来，伴妇出城，买棹东下。约半日，榜人舫舟，二人匆匆去。半晌，偕肩輿至，促妇登輿，行如飞。有顷，入村落，至一宅，门悬灯彩，一时爆竹声、鼓吹声嘈嘈杂杂，又有粉白黛绿者数辈出迎。氏睹此，知遭匪骗，耸身跃出，哭曰：“妾大家女，巨族妇，孀居有年，所以不即从夫于地下者，徒以沉冤未雪耳。今若此，有死而已。”主人闻之，欲觅二人根问，而已逸去。先是，主人丧偶，欲续娶，为奸人所闻，遂串是局，骗去礼物钱数十千文。主人忿，遣人分追二人。氏亦乘间遽返身走，约一二里，途遇中表武弁某，心始慰，哭述颠末。弁曰：“无伤，弟晋省赴轅验看道出此，遇嫂，岂非天乎！”雇车一辆，共乘之。车行亦速，晚即抵汉口。次日，渡江赴县，喊禀邑尊。签差先拘缝匠研讯，二匪因而并获。仆谓该匪罪恶亦已贯盈，人第见氏之遭际为苦，而不知冥冥中特假手于氏，以使其罪无可再追，而妇之冤亦藉以昭雪。岂非天乎！岂非天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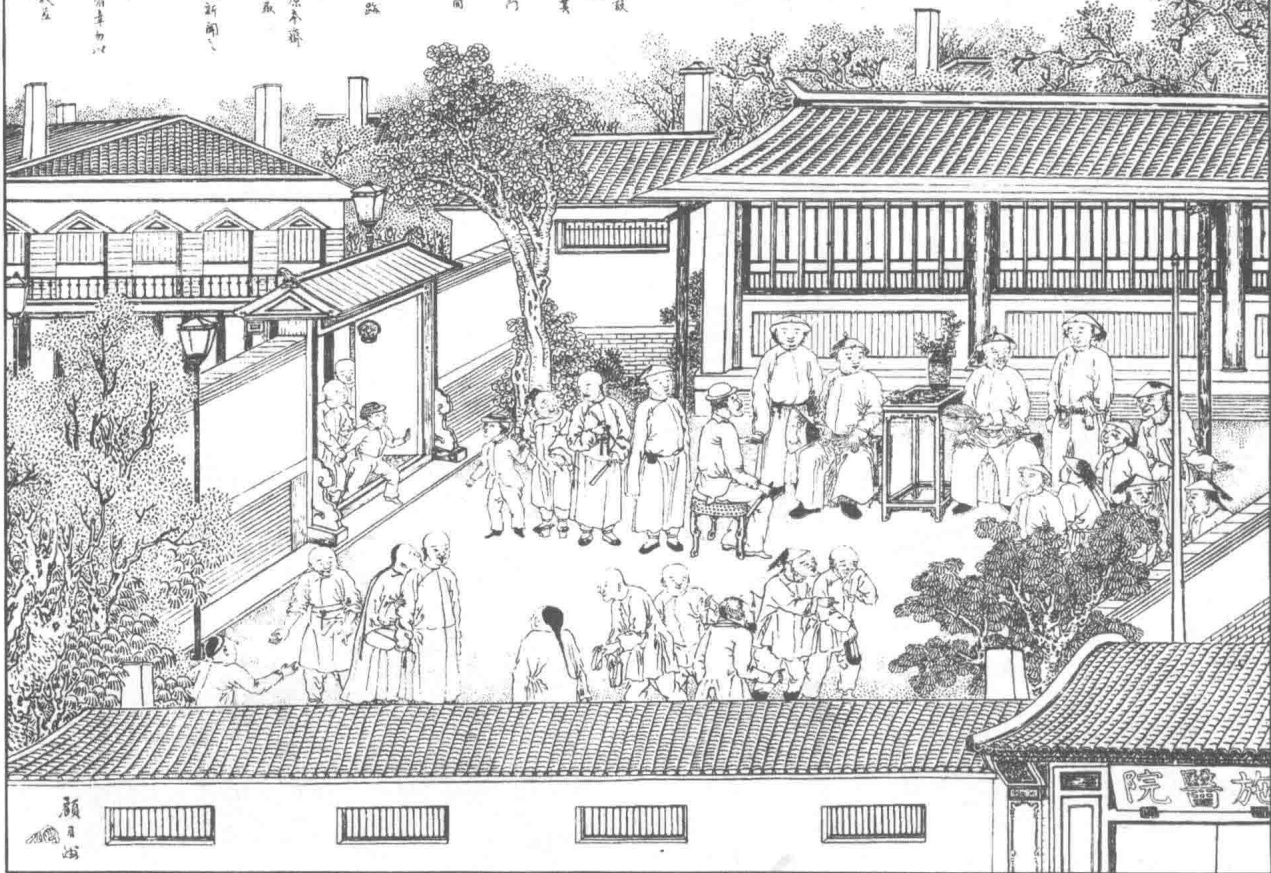


日人送葬

本月初，有日本兵头去世。其柩行经法马路，送丧兵勇约百名左右，柩后随马车二辆，中坐水师头目及领事等。迤西转北往英租界，至墓所掩埋。饰终之典，无甚奇异，唯兵弁之装束，则皆从西派云。

醫院被竊

京師崇文門內西人設醫院。醫生英人也。於閏午下旬回國。即其所居之室。概行封鎖。六月初。有賊撬門入。竊去物件頗伙。該院有教士文姓者。同居而異室。知其事。報官勘驗。被竊之夜。天陰雨。足跡宛在。由是悉拘院中人以履印証。即得主名。案遂破。原本齋創行畫報之初意。必取各處事迹之穎異可傳者。方繪圖以証新聞之確凿。而琐屑无謂者概不闌入。是圖來自北友。就画论画。尚堪节取。阅者幸勿以竹头木屑、马勃牛溲嗤本齋之兼收并蓄也。斯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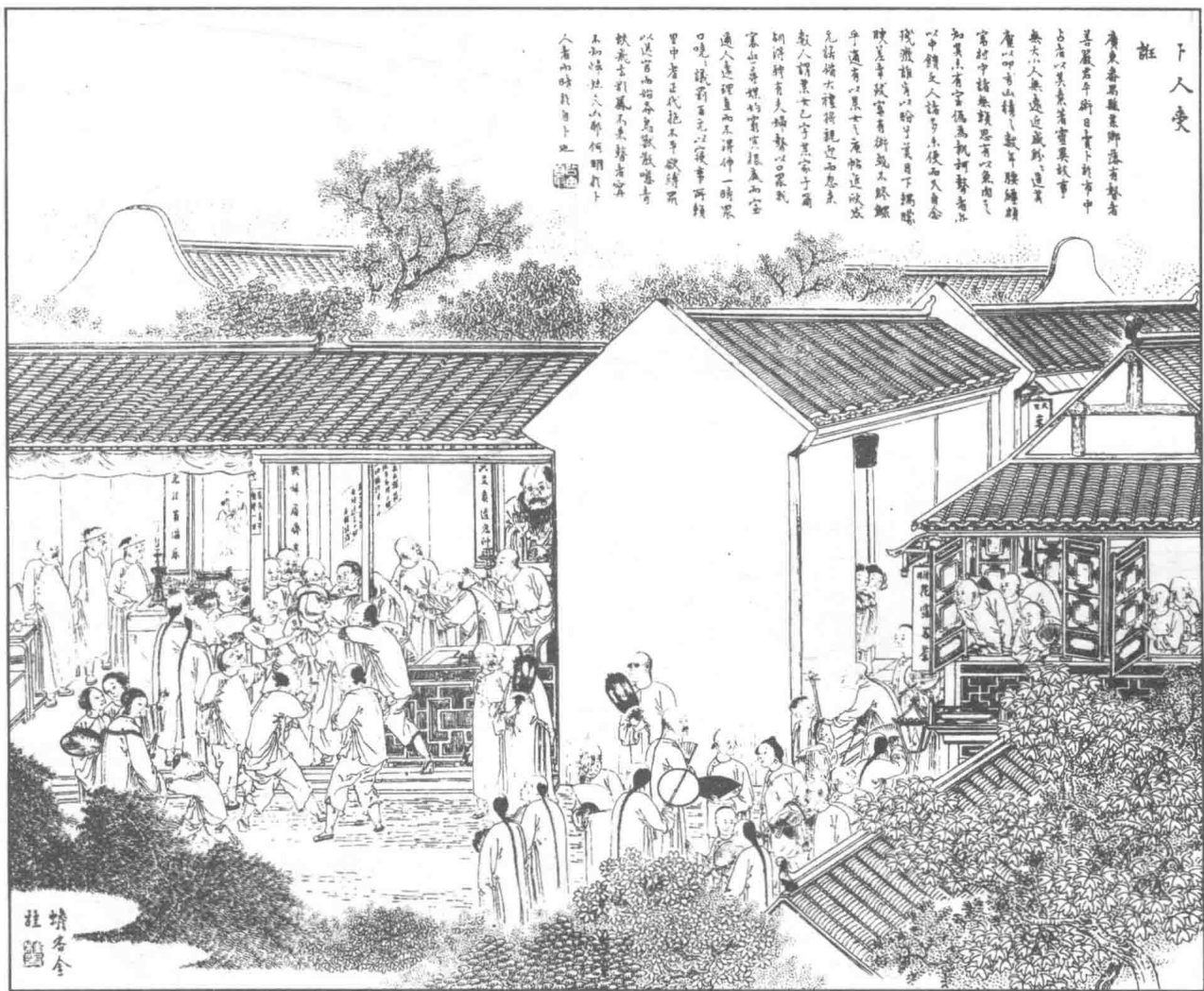
医院被窃

京師崇文門內，西人設施醫院。醫生英人也，于閏午下旬回國，即其所居之室，概行封鎖。六月初，有賊撬門入，竊去物件頗伙。該院有教士文姓者，同居而異室，知其事，報官勘驗。被竊之夜，天陰雨，足跡宛在。由是悉拘院中人以履印証，即得主名，案遂破。原本齋創行畫報之初意，必取各處事迹之穎異可傳者，方繪圖以証新聞之確凿，而琐屑无謂者概不闌入。是圖來自北友，就画论画，尚堪节取。阅者幸勿以竹头木屑、马勃牛溲嗤本齋之兼收并蓄也，斯已耳。

卜人受

廣東番禺縣某鄉落有瞽者，善嚴君平術，日賣卜于市中。占者以其素著靈異，故事無大小人無遠近，咸紛紛造其廬以叩吉凶。積之數年，腰纏頗富。村中諸無賴思有以魚肉之，知其未有室，偽為執柯。瞽者亦以中饋乏人，諸多未便，而又自念殘廢，誰肯以盼兮美目下偶矇矓。差幸致富有術，或不終鰥乎！適有以某女之庚帖進，欣然允諾，備大禮，將親迎。而忽來數人，謂某女已字某家子，爾胡得聘有夫婦。瞽以口眾我寡，亟尋媒妁窮究根底；而室迩人遠，理直而不得伸。一時眾口哢哢，議罰百元以寢事。所賴里中耆正代抱不平，欲縛眾以送官，而始各鳥獸散。噫！青蚨飛去，彩鳳不來。瞽者寧不知歸妹爻凶耶，何明于卜人者而暗于自卜也？

人者而時自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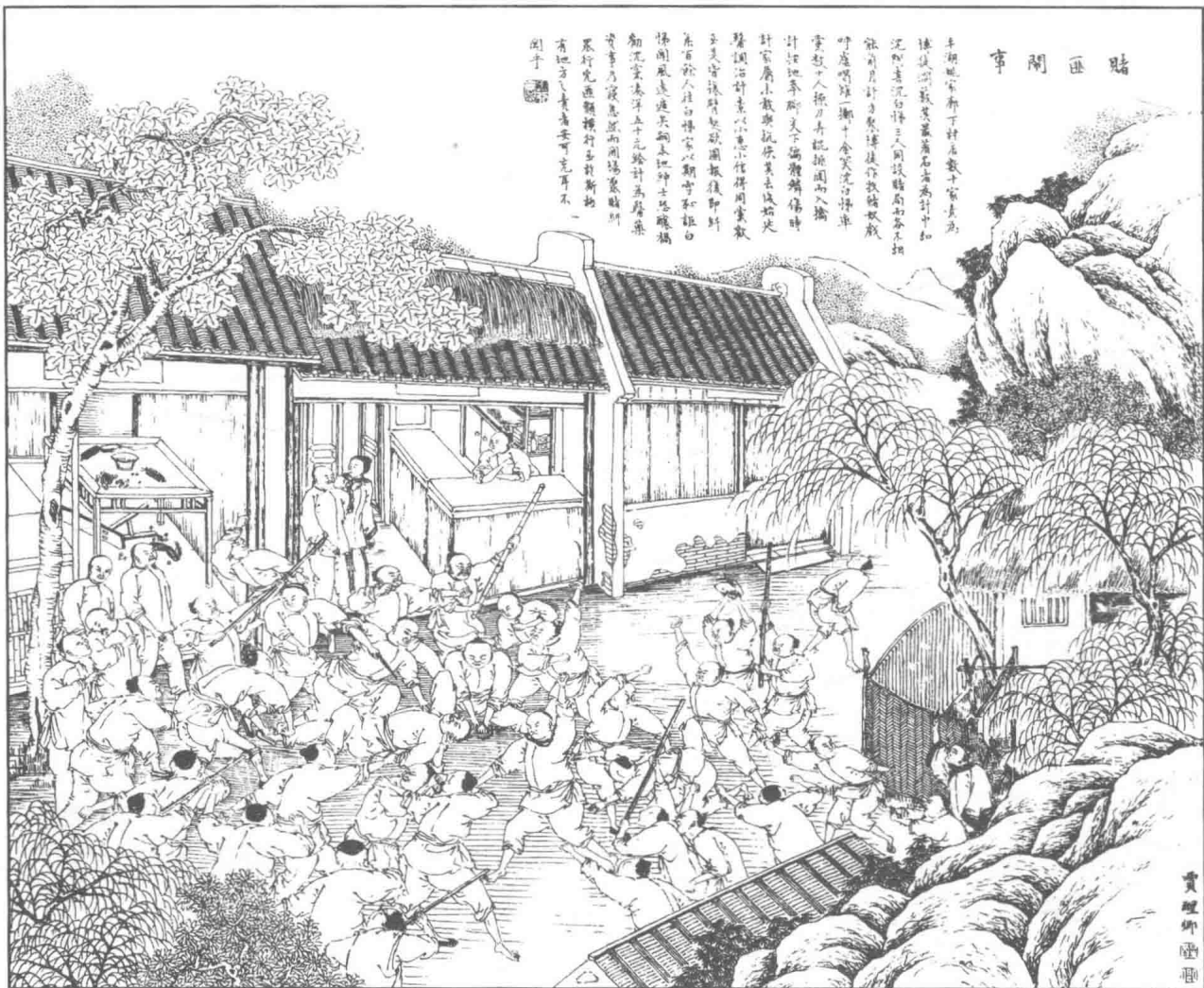
卜人受

广东番禺县某乡落有瞽者，善严君平术，日卖卜于市中。占者以其素著灵异，故事无大小人无远近，咸纷纷造其庐以叩吉凶。积之数年，腰缠颇富。村中诸无赖思有以鱼肉之，知其未有室，伪为执柯。瞽者亦以中饋乏人，諸多未便，而又自念殘廢，誰肯以盼兮美目下偶矇矓。差幸致富有術，或不終鰥乎！適有以某女之庚帖進，欣然允諾，備大禮，將親迎。而忽來數人，謂某女已字某家子，爾胡得聘有夫婦。瞽以口眾我寡，亟尋媒妁窮究根底；而室迩人遠，理直而不得伸。一時眾口哢哢，議罰百元以寢事。所賴里中耆正代抱不平，欲縛眾以送官，而始各鳥獸散。噫！青蚨飛去，彩鳳不來。瞽者寧不知歸妹爻凶耶，何明于卜人者而暗于自卜也？

賭匪鬧事

平湖姚家廊下村，店數十家，素為博徒淵藪。其最著名者為計申和、沈阿喜、沈白悌，三人同設賭局而各不相能。前月，計方聚博徒作牧豬奴戲，呼盧喝雉一擲千金。突沈白悌率黨數十人，操刀弄棍排闥而入，擒計按地，拳脚交下遍體鱗傷。時計家屬未敢與抗，俟其去後，始延醫調治。計素以小惠小信得同黨歡，至是皆攘臂起，欲圖報復。即糾集百余人往白悌家，以期雪耻，詎白悌聞風遠遁矣。嗣本地紳士恐釀禍，勸沈黨湊洋五十元給計為医药資，事乃寢息。然而開場聚賭，糾眾行凶，匪類橫行至于斯極。有地方之責者，安可充耳不聞乎？

閔子



實經卿

賭匪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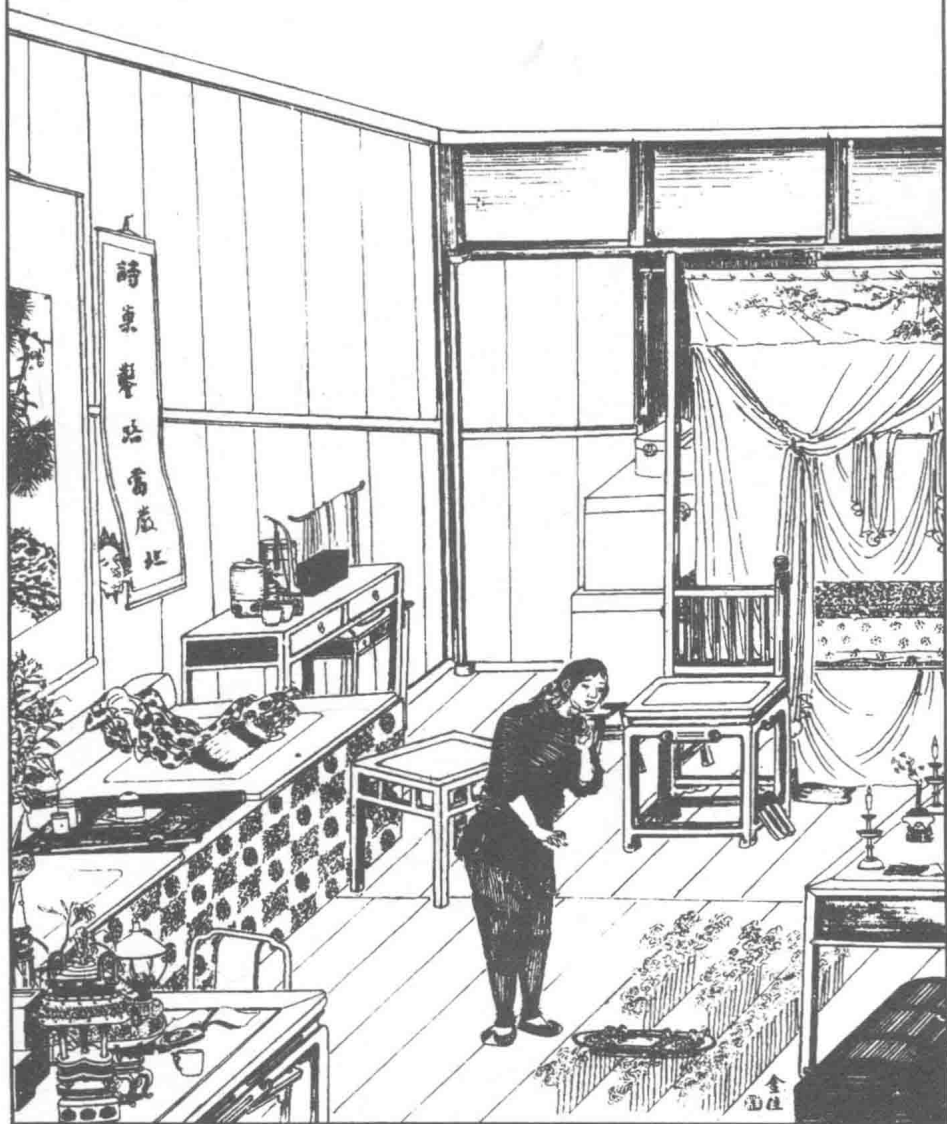
平湖姚家廊下村，店數十家，素為博徒淵藪。其最著名者為計申和、沈阿喜、沈白悌，三人同設賭局而各不相能。前月，計方聚博徒作牧豬奴戲，呼盧喝雉一擲千金。突沈白悌率黨數十人，操刀弄棍排闥而入，擒計按地，拳脚交下遍體鱗傷。時計家屬未敢與抗，俟其去後，始延醫調治。計素以小惠小信得同黨歡，至是皆攘臂起，欲圖報復。即糾集百余人往白悌家，以期雪耻，詎白悌聞風遠遁矣。嗣本地紳士恐釀禍，勸沈黨湊洋五十元給計為医药資，事乃寢息。然而開場聚賭，糾眾行凶，匪類橫行至于斯極。有地方之責者，安可充耳不聞乎？

幻術竊財

松郡於上月初來一外方客，擇幽僻寓所而居之。終日坐卧其中，無所事而衣服麗都，銀錢揮霍。數日以來，若有取之不尽者。主人異之，不敢詢，只于夜間穴孔于壁以窺其異。室中置銅盆一，燃線香繞以數匝，口中誦咒語，將身躍入即不見。有頃，從盆中出，而懷中銀洋累累，潛置篋中，時晨雞唱曉矣。翌日，主人向之借，客似覺其來意，給洋二十餘元，即束裝啟行。問所之，則云無定。噫！是殆有縮地方、障身術與？異教不灭，終為民害。所愿地方官明察暗訪，務絕根株，則造福無涯矣。

幻術竊財

松郡于上月初来一外方客，择幽僻寓所而居之；终日坐卧其中，无所事而衣服丽都，银钱挥霍。数日以来，若有取之不尽者。主人异之，不敢询，只于夜间穴孔于壁以窥其异。室中置铜盆一，燃线香绕以数匝，口中诵咒语，将身跃入即不见。有顷，从盆中出，而怀中银洋累累，潜置篋中，时晨鸡唱晓矣。翌日，主人向之借，客似觉其来意，给洋二十余元，即束装启行。问所之，则云无定。噫！是殆有缩地方、障身术与？异教不灭，终为民害。所愿地方官明察暗访，务绝根株，则造福无涯矣！



狎妓忘親

馬車之盛無倫

於本埠妓館之多亦惟本埠首屈一指

故每日于五六點鐘時或招朋儕或

挾妓出番餅枚餘便可向靜安寺一走

柳陰路曲駟結連轡列滬江名勝之一

欣慕者無不願執鞭焉乃前日有

某少年由靜安寺返滬花假身而臂貼纏在

手而繫維與高朱似其樂可知行經泥城橋

其母某氏蹤跡至此見此情景頓足捶胸

號啕大哭經旁人阻遏而少年始住車其

母向前扭挽髮辮而去蓋少年擅取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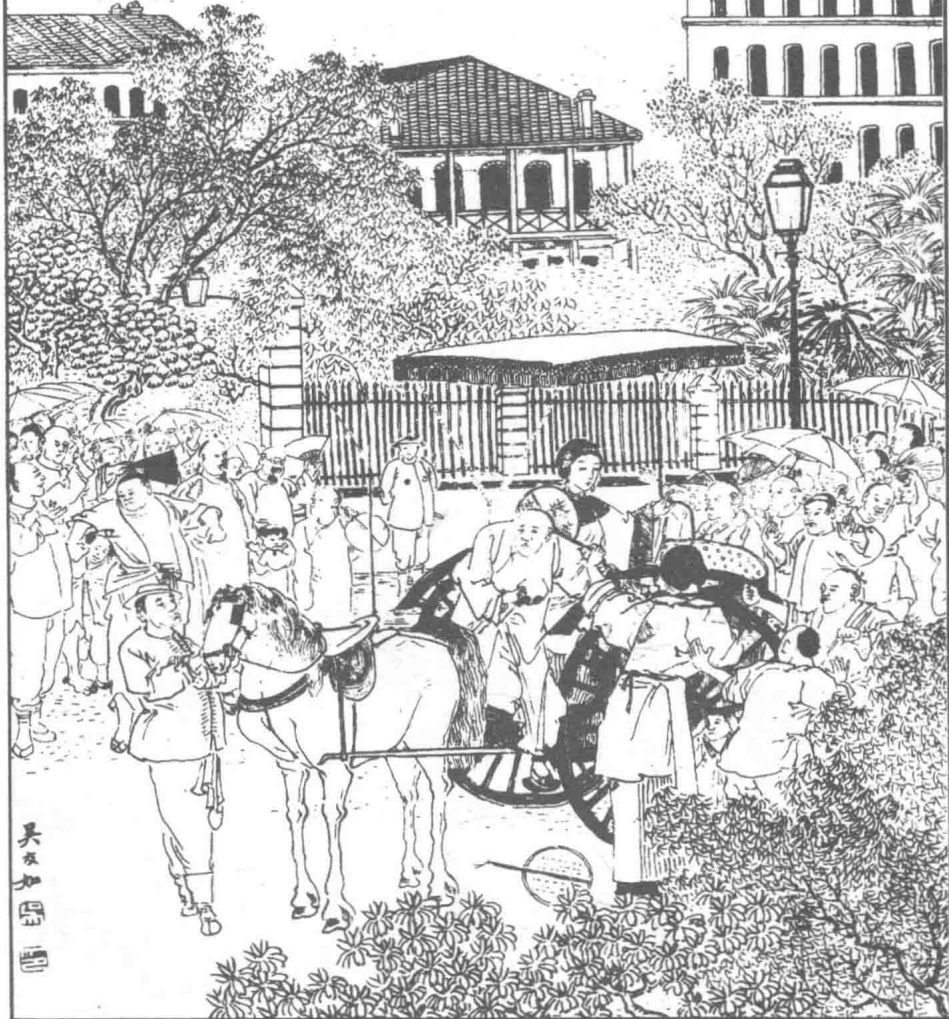
券抵押洋圓出外遊蕩久不歸家矣噫

蓼莪之詠不逮生存苞杞之詩乃勤王

事若該少年者因戀章臺之柳竟忘

樹背之萱清夜自思尚有天良一線乎

宜加捶楚以儆冥頑



吳友如

狎妓忘親

馬車之盛，无逾于本埠。妓館之多，亦唯本埠首屈一指。故每日于五六点钟时，或招朋儕或挾妓女，出番餅枚余便可向静安寺一走。柳阴路曲、駟结连轡，列沪江名胜之一，欣慕者，无不愿执鞭焉。乃前日，有某少年由静安寺返沪，花假身而臂贴，轡在手而攀维，兴高采烈，其乐可知。行经泥城桥，其母某氏踪迹至此，见此情景，顿足捶胸号啕大哭。经旁人阻遏，而少年始住车。其母向前，扭挽发辮而去。盖少年擅取契券抵押洋圆，出外游荡久不归家矣。噫！蓼莪之咏，不逮生存；苞杞之诗，乃勤王事。若该少年者，因恋章台之柳，竟忘树背之萱，清夜自思尚有天良一线乎？宜加捶楚，以儆冥顽。

刺血請援

江西巡撫潘偉如中丞
 奉為已故兩江總督文肅公夫人林氏奏請
 大憲公之夫人林氏
 諡號曰忠貞節烈
 聖訓曰：忠貞節烈，書達
 皇明以慰懿忠而伸遺愛，俾天下
 曉然於義，豈可沒鬼神功德在
 民，分士女

皇仁之所推而暨，即風化之所賴以端也。咸豐六年
 大憲攝守廣信八月間赴河口勸捐助餉時粵逆猖獗
 連陷貴溪、弋陽等縣民間相率走避吏役星散守城兵亦聞
 聲自潰夫人隨官任所當文肅未回署之前烽燧頻馳警報日
 數十至夫人懷印與劍坐井闌以死自誓僕婦請暫避皆却之
 又念受國厚恩徒死負咎刺血作書乞援于饒總兵廷選其書
 正詞嚴懷若霜日饒得書感泣星夜奔赴而文肅亦歸城虛
 無人供億胥缺夫人躬汲爨具壺漿以饗士卒用是感激爭
 奮連戰皆捷而郡城賴以保全夫人之功顧不偉與夫周
 室人才之盛上媲唐虞而九人之治外尤賴有邑姜之治內
 因盛所以見難也間氣所鍾今不讓古矧在上者為女中
 堯舜哉

女中堯舜哉

女中堯舜哉



血書底稿

將軍潘公壯烈殉難人人口鼻盡瘡其不始於潘公
 視公此壯舉以推即潘公於天下者也此間太守
 聞公夫人之德而感其忠貞守節之志即於河口
 掘墓而祭已後其墓與公之墓並葬於河口而近
 市人而戰之尤所難也頃者探報知昨日貴溪失守
 人心惶惶夫民無辜遭此空難中傷者不知凡幾
 死守之義不足貴此輩只顧錢財之利則何與升
 為命而已矣公之明勇忠貞婦二人將國恩厚
 不得子已親視死矣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
 以將軍壯士山崩其不能為玉山崩敵將畏
 懼畏將軍玉山崩其不能為玉山崩敵將畏
 懼一勝恐不可問金廣信時以保玉山不將增者
 之浙大夫不能自絕境將軍也先富後文忠公奉
 詔出師中道棄軍至今以為心痛今得死此為國
 戰在天之靈其謂之卿士民不喻其心以謝家
 忠赴難於山道則其亦之官也而夫公之明
 勇得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報
 於道亦以不朽矣公之忠貞節烈書達皇明以
 慰忠也石則其之師千秋同懷將軍潘利而行之
 刺血書請援明命



刺血請援

江西巡撫潘偉如中丞，為已故兩江總督沈文肅公之夫人林氏奏請附祀廣信府城專祠，並將當日刺血請援稿書進呈，用以慰懿忠而伸遺愛，俾天下曉然於義烈之至，可泣鬼神，功德在民，詎分士女。皇仁之所推而暨，即風化之所賴以端也。咸豐六年，文肅攝守廣信。八月間，赴河口勸捐助餉。時粵逆紛輔清連陷貴溪、弋陽等縣，民間相率走避。吏役星散，守城兵亦聞警自潰。夫人隨官任所，當文肅未回署之前，烽燧頻馳，警報日數十至。夫人懷印與劍，坐井闌以死自誓。仆婦請暫避，皆却之；又念受國厚恩，徒死負咎；刺血作書，乞援于饒總兵廷選。其書義正詞嚴，懷若霜日。饒得書感泣，星夜奔赴，而文肅亦歸。城虛無人，供億胥缺。夫人躬汲爨，具壺漿，以饗士卒。用是感激爭奮，連戰皆捷，而郡城賴以保全。夫人之功，顧不偉與？夫周室人才之盛，上媲唐虞，而九人之治外，尤賴有邑姜之治內，因盛所以見難也。間氣所鍾，今不讓古，矧在上者為女中堯舜哉！

局 賭 害 人

賭博本干例禁，近來官捕綦嚴，而若輩亦不敢明目張胆，顯行不法。于是翻新樣而理舊業，遂從花天酒地之中，串行喝雉呼盧之舉，借彼錦綉饌此膏粱，而迷魂陣即消金窟也。前日，有甲乙兩寧人，計誘人家子弟某某，在慶雲里某妓家為樗蒲戲。某某初不之疑，嗣微覺，而輸洋已七八十元。始則口角，繼至用武。是強者尚敢破其機關，而弱者必至恣其播弄，傾家蕩產直轉瞬間耳。東晉六朝時此風頗盛，朝野上下竟相馳逐。陶士行斥為牧猪奴戲，鄙之也。寄語濁世佳公子，慎毋入彼牢籠也。



局賭害人

賭博本干例禁，近來官捕綦嚴，而若輩亦不敢明目張胆，顯行不法。于是翻新樣而理舊業，遂從花天酒地之中，串行喝雉呼盧之舉，借彼錦綉饌此膏粱，而迷魂陣即消金窟也。前日，有甲乙兩寧人，計誘人家子弟某某，在慶雲里某妓家為樗蒲戲。某某初不之疑，嗣微覺，而輸洋已七八十元。始則口角，繼至用武。是強者尚敢破其機關，而弱者必至恣其播弄，傾家蕩產直轉瞬間耳。東晉六朝時此風頗盛，朝野上下竟相馳逐。陶士行斥為牧猪奴戲，鄙之也。寄語濁世佳公子，慎毋入彼牢籠也。